

# 剑度夕阳红

下

台湾  
柳残阳著



**(京) 新登字145号**

**剑度夕阳红**

(台湾) 柳残阳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安外六铺炕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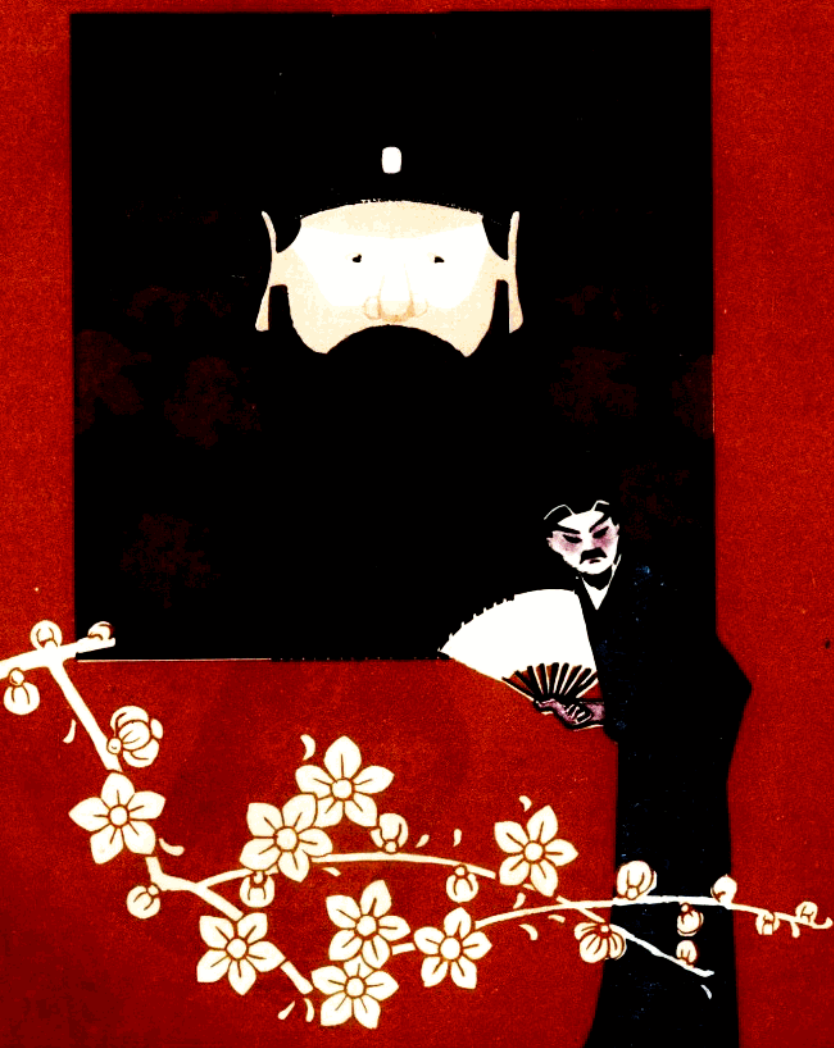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16.5 字数: 380千字
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5008-1416-X/I·345

定价: 12.80元

# 徐文長的故事



统一书号：10103·253

定 价： 0.58 元

## 第十一章 孤掌难鸣

雁荡并没有雁，所有的雁子都到南方去避寒了。

落雁坡很惊险，除了丛林与杂草外，也没有落雁，只有在晚上，不断狼嚎虎啸之声。

这一段人迹罕至，却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蜿蜒山径。山径到了绝壁，几疑无路，可是此刻却有一群人走了过来，就在绝壁下，打了一个唿哨。

唿哨好像是讯号，半空倏出现一只木龙，慢慢晃荡了下来。

这群人走得很累，初秋，山上一样很冷，他们每人肩上都背着一袋袋的米面粮食，满身都是汗水，此刻又立刻拉住木笼子，一袋袋往里装。

一个身躯中等的汉子却在一边指挥：“喂！先上去两个，帮着在上面搬运，其余的等米粮搬完了再上去。”

他一身黑衣黑裤，双手叉腰，好像是个头头。

竹笼上上下下，最后那些苦力都上去了，他才提气跃上了绝壁中的那堆草丛，翻上草丛，可以看到一个矮小的洞穴。

这洞穴只容一个人趴着通过，所以一袋袋的米面，都要一个人趴在前面拉，一个在后面推，才能运进去，不过地上有个木轮子，推得并不吃力。

进了洞穴，却另有一片天地。山势平缓，菜畦片片，房舍东一堆西一堆，犹如普通山村。

……

那里像是地狱。

汉子看着粮草齐集，才道：“你们都把米粮交给仓库，就可以休息了。”

“是。”苦力一声应诺，又各人背着米袋向西岔路走。

突见一条倩影，翩然而来，一名女子高声道：“何老三，何老三，我托你买的胭脂花粉带来了没有？”

中年汉子忙道：“带来了，可惜带得不多。”

他迎上去，在怀中东摸西摸，掏出两只盒子，递给那颇为动人的女子。

只见她蟠桃发髻，梳得亮光光的，一件蓝花布衫，紧紧裹在身上，一对大胸脯像要破衣而出。一条绿色长裤，也绷得臀部翘立起来，像极了猪屁股。

这女人接过盒子看了一眼，就瞪着杏眼，把盒子摔在地上，道：“好啊！我叫你买东城荷香堂的花粉，你却在鼓郎摊上买个没牌子的回来，燕燕叫你带什么，你就乘乘带什么，怎么啦？我银杏的奶子没燕燕大？还是燕燕跟你够交情？”

何老三哭丧着脸道：“姑奶奶，不要发火好不好？荷香堂正好缺货，我找了三家没找到，只能买到城里茴香齐的粉脂，你凑合着用，下次我再去替你买行不行？”

他可怜兮兮地弯着腰，拾起地上的盒子，拼命塞在银杏手里。

银杏气似乎消了，把粉盒拿在手中，道：“这还差不多，晚上到我房里喝杯酒啊！”

何老三这才抹抹额上的汗，叹了一口气，正要走，候听银杏道：“我差点忘了，老骡子要找你，你快去见他吧！”

何老三急急道：“老骡子？那个老骡子？”

银杏呲哧一笑，道：“你今天怎么啦？神志不清的，老骡

子还会是谁？当然是那个鲁护法啦！”

何老三道：“他找我什么事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银杏笑道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，他是刑堂，我是杂事堂，谁也不管谁。”

何老三吃吃道：“他人在那里？”

银杏一怔道：“咦！怎么搞的？他不在刑堂，会在那里？喂！你今天酒喝多了，昏了头是不是？”

何老三傻笑道：“我是怕他在别的地方，所以才问你一声，好了，姑奶奶你请吧！”

银杏这才眼波一转道：“别忘了晚上的约会。”

何老三忙道：“我一定到。”

他忙去追上那些苦力，道：“喂！”

走在最后一个苦力，连忙转身道：“何大爷，你叫我？”

何老三板着脸，道：“我不叫你我会叫谁？”

那苦力忙道：“你老有什么事，请吩咐。”

何老三道：“交了粮，你跟我到刑堂走一趟。”

苦力脸色一变，吃吃道：“大爷，叫我去刑堂干嘛？我……我犯了什么错？”

何老三哈哈一笑道：“我只是觉得你还不错，想叫你陪陪我，找机会我要拉拔拉拔你，你懂了没有？”

那苦力这才转为笑容，连连道：“是，是，我马上去交粮，立刻来陪大爷。”

一袋粮压在肩膀上，本来是步履踉跄，现在却健步如飞，立刻超越了三四个人，向一处房舍奔去。

何老三慢慢走着，一边摸着怀中的东西，东摸西摸，才摸出一个金子做的小葫芦，虽然只是个饰物，却是蛮别致的，他一面欣赏，一面慢慢走。

那苦力已满头大汗，飞奔而来。

何老三道：“你在前面带路吧！”

苦力道：“是。”



刑堂的房舍很高大雄伟，合抱的巨木，作为栋梁，屋中虽是白天，也显得阴沉沉地，使人感到一股肃杀之气。

何老三到了这里，就叮嘱苦力在外面等着，走进了刑堂。奇怪的是刑堂中并没有什么刑具，但此刻刑堂中似乎正在开堂商事，所以站着不少人。

靠里一张青石椅上，就坐着一个人，一张脸长得真像个骡子，但长着一丛杂乱的胡子，看来又像是山羊。一身深蓝大褂，只掩到膝盖，露出一段红裤脚管，这身打扮却像阴曹地府的判官。按照这张脸，何老三就知道，他就是刑堂堂主老骡子。

两旁有两名大汉，手执九环大刀，像是护卫。

堂中一条木柱中绑着一个赤裸女子，乱发披垂，已看不清面貌，显然是受刑者。

女子似已挣扎得没有力气，只断断续续的呻吟。

这种呻吟使人心碎。

老骡子瞪着眼睛，那女人令人心碎的呻吟，半点没叫他的心变软，那张骡脸显然是把听别人的呻吟当作一种享受。

何老三不忍看似的，急速弯腰走到老骡子座前，行了礼道：“刑堂主万安，小的这次出门，带了样东西，呈给堂主暇时玩赏，请堂主笑纳。”

他把那精细的金葫芦，双手捧上。

左边的大汉伸手捞过来，递给了老骡子，老骡子看了看，唔了一声，道：“收下吧！”

何老三垂首又道：“堂主召唤，不知道有什么指示？”

老骡子道：“何老三，有人告你在外役堂克扣粮食，中饱私囊，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？”

何老三慌忙道：“没有没有，小的一切禀公处理，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这种事，一定有人与小的过不去，才诬告小的。”

老骡子道：“本座谅你也不敢，姜龟蛋子的小报告，我也听多了，本座已把他训斥了一顿，但是你也该好好检点检点，若不是你平日做人不好，别人怎会告你。”

何老三忙道：“小的改过，小的改过。”

老骡子又道：“等那个贱人行刑完毕，就分配到你那儿去，每天要她磨十担黄豆，少一斤都不行。”

何老三连连点头，老骡子又道：“你先下去吧！”

何老三如逢大赦，像兔子一般，溜了出来，那苦力还在外面惴惴不安地张望，一见他出来，忙低声道：“大爷，你没事吧？”

何老三背后已冒出汗，但表面仍若无其事道：“我还会有什么事，嘿嘿，姜龟蛋子在捅我屁股，也未必捅得倒我。”

苦力道：“你还是要小心，姓姜的阴险得很。”

何老三拍拍他肩膀，道：“走，到我那边去，先给我弄壶酒，再替我把姜龟蛋找来，我要跟他当面讲斤头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“是，还不快走。”

于是何老三跟着他在菜畦中的阡陌上急走，经过了几处房舍，苦力终于在一处村落中停了下来。

这段村落好像与别的房舍不一样，不但范围大，而且东边一段高墙，大门口还有几名大汉巡视着，算得上警卫森严，

莫非里面都关着囚犯？

何老三走着，那几个大汉已举手打招呼“老三，这几天外出，玩得爽快不爽快？”

何老三打着哈哈道：“爽快爽快，明天请大家喝一杯。”

他忙着应酬打哈哈，有人又在道：“你什么时候选上阿牛这个兔崽子做跟班啦？”

阿牛？哦，就是那带路的苦力。何老三笑嘻嘻道：“他还不错，嘿嘿，不错，留在身边使唤使唤。”

阿牛已推开一间木屋的门，叫道：“头头，我先去拿酒吗？”

何老三挥挥手道：“我约了老姜，明天再聊！嘿嘿，再叙叙。”

他像逃荒一般，走进那座木屋。有两扇木板窗户，屋中除了有一张木桌，四把粗糙的木凳，一张木板床外，别无一物，只是床头还堆了几件短衣裤。

何老三撑起了后窗，倏见对面屋子窗户中，有人在向自己招手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银杏。

他心中叹了口气，只能摇摇手表示回应。阿牛拿了酒壶进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人。

只见阿牛把酒壶放在桌上，道：“我顺便把姜头头请了来，二位好好聊聊，小的告退。”

这位姜龟蛋，獐头鼠目，长得的确像个龟蛋，但脸上冷冰冰的，好像根本不在乎何老三。他冷冷道：“老何，找我来干啥？”

何老三哈哈一笑道：“小姜，我刚回来，就请你喝一杯，叙叙交情，怎嘛？赏不赏脸？”

姜龟蛋心不甘情不愿地大马金刀一坐，道：“赏脸怎么样？不赏脸又怎么样？”

何老三拿起桌上的粗茶碗，斟了一杯酒道：“自己兄弟嘛！何必心存芥蒂，杯酒言欢如何？”

姜龟蛋怀疑地打量着何老三道：“唷！出了门一趟，出口都是文章，他奶奶的，变得有学问啦！”

何老三马上道：“操他祖宗，别笑我二楞子好不好，来，来，有什么过节，这碗酒喝完了，大家都没事，仍算好兄弟，怎么样？”

说完，一口气就干了，却呛得几乎吐出来，因为这酒也不知是怎么酿的，几乎像醋。

姜龟蛋也一口气把酒喝完，他像已习惯了喝劣酒，像没事一样，把碗往桌上重重一放，道：“好，冲着你再三赔礼，只要以后不抢我的差使，咱们仍是哥儿，堂主那边，我会帮你说话。”

何老三道：“是，是，我绝不抢你差使。”

姜龟蛋伸手道：“那么这次有多少油水，分一半来。”

何老三怔了一怔，苦笑着，在怀中掏了半天，才掏出五两碎银，送过去道：“小姜，别嫌少，都给你。”

姜龟蛋睁大了龟眼，嘿嘿笑道：“好赚头，行，以后是好兄弟。”

他把碎银装入怀里，嘻嘻笑道：“还有一点，我不能不告诉你，银杏那骚货，你别打歪主意。”

何老三忙道：“是，是，我绝不打主意。”

姜龟蛋大笑道：“这才是好兄弟，谢啦！你休息吧！”

他站起来，大模大样地走了，就留下了何老三，吐出一口气，平息了内心的紧张。

现在他才略为了解恶魔洞中的世界，这世界表面中充满了和平，其实暗潮汹涌。人与人之间的斗争，规律的严厉，只

要走错一步，就是大纰漏。

尤其刑堂上那一幕，更使他切齿痛恨，就是最坏最黑暗的娼妓，也受不住那种像禽兽般的污辱，难怪贾星星会怕了，这种污辱的日子，要有多少忍耐，才能打发过去。

但是木尊者呢？怎没听人提起过木尊者？

何老三静静地思索着。

他当然就是吕慕欢，靠着梅人仙精妙的易容术及假发，半途又杀了真正的何老三，才得以混进来。

但种种考验，仍使他步步惊心。因为虽有了何老三的容貌，却不认识这里的环境及事物，一切全靠临机应变，逃过别人的怀疑。

他不知能应付到什么时候？却知道，要除了木尊者，这条路非走下去不可。

这时候却又有人推门进来了，而且进来的是个大姑娘。

一条大辫子，又粗又黑，浓浓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有点儿俏巧，一身白布短袄裤，显得朴实无华，与普通农村的姑娘没什么两样，不过她眼中的忧郁却超过了她的年纪。只见她羞答答地道：“荣哥，你回来啦！”

何老三忙道：“是，是……坐啊！请坐。”

他不敢多说话，因为他还搞不清楚她是谁？

大姑娘斜侧坐下，道：“听说小姜告了你一状，老骡子叫你去问话了？”

何老三哈哈笑道：“一切都过去了，小姜也跟我讲和了，一点点误会嘛！说开了也就没事了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平日不是把小姜恨得牙痒痒的，今天怎么这么想得开，宽宏大量起来了呢？”

何老三一怔，道：“我……唉！多一个仇人不如多个朋友，

是不是？说不定吃亏就是占便宜。”

大姑娘笑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不过我总觉得你变了样儿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”

何老三心中猛跳，故意哈哈笑道：“臭丫头，我那点不一样，你说，你说呀！”

他还故意转了个身，表示一切如常。

大姑娘垂着头道：“以前你看到我，总要亲亲我，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去，今天怎么变得彬彬有礼起来，莫非是我变了？！”

何老三一步跳到她面前，抱住她就亲，亲完悄悄道：“夜里，你来我这儿好不好？”

大姑娘吃吃笑道：“你坏死了，夜里不行，堂主夫人要我伺候，离开一步都不行。”

何老三也不知道她说那一个堂主，只能放开她叹气。

大姑娘又道：“你这次是不是替银杏带了胭脂花粉？她到处在炫耀，小心小姜又要打翻醋坛子。”

何老三叹道：“她硬要我带，我不带行吗？我没拿她半毛钱，唉！这骚货整天像喇叭，我真的头痛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谁叫你是堂主夫人面前的红人呢？但堂主是听小姜的，小姜的马屁功好得很，你不要把堂主惹火了，堂主夫人也救不了你。”

何老三道：“老骡子已找过我了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老骡子只管刑堂，咱们堂主不说话，他隔了一层也没法找碴，所以这是小事，若堂主翻了脸，就不一样了。”

何老三想了一想，道：“那你帮我想想办法，万一银杏晚上来找我怎么办？我往那里躲呀？”

大姑娘一愕道：“她真的想找你？”

何老三悄悄道：“她逼得很紧，我又怕小姜……唉！我也不想……”

大姑娘唾口道：“可见你平时东搭西搭太花心，你自己惹的麻烦，自己了。”

何老三涎着脸道：“所以我要你夜里来，免得被她纠缠不清，你说好不好嘛？”

大姑娘吃吃笑道：“好吧！但早晚可不一定。还有，出去有没有带东西回来？”

何老三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出差不带点东西回来孝敬堂主夫人，下次就别想啦！”

何老三不禁大伤脑筋。

他想不到这里的人和事这么复杂，实在说，身边不是没有银两，可是一张百两以上的银票摆出来，未必有好处，说不定就是个大破绽。

他皱着眉头道：“我这次不是没带东西，可是刚才怕老骡子召唤不怀好意，先孝敬了他，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大姑娘吃吃笑道：“怎么办？凉拌！”

何老三道：“你不要幸灾乐祸好不好？夫人喜欢什么东西，我去想办法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夫人喜欢什么，你难道不知道？现在人也回来了，到哪儿去买呀？”

何老三倏附在大姑娘耳边道：“我这次出门，顺手做了票买卖，我有银子，好妹子，你能不能拿去想想办法？”

大姑娘一怔，道：“你做什么买卖？”

何老三笑道：“还不是去做点老本行，发点小财。”

大姑娘失声道：“你去做强盗？”

何老三噻声道：“别嚷嚷好不好？我那有胆子做强盗，不过顺手牵羊而已，我总要积点钱，准备跟你将来好好过日子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呸！嘴巴好听，谁知道你肚子里想着谁？”

何老三哀求道：“姑奶奶，不要打情骂俏了，想想办法行不行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偷到了多少银子？”

何老三道：“我偷到一张一百两的银票。”

大姑娘惊喜地道：“你发财啦！拿来吧！让我去想办法。”

何老三道：“你总得告诉我，是不是？”

大姑娘笑道：“不必，我跟内堂的好姐妹们商量一下，拿这张银票，把她们的首饰挑个一两样买下，直接送给堂主夫人，不就是了。”

何老三忙又掏腰包，他慢慢地掏，装出心疼舍不得的样子，掏出一张皱皱的银票，交给了她，道：“千万给我办妥当啊！”

大姑娘点点头，站起来道：“今天夜里等我，别去碰银杏那个骚蹄子，我一定带好消息给你。”

她三步一摇地走了，何老三又出了一身热汗。

、她刚走，阿牛进来了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头头，燕姑娘走啦？刚才我不敢打扰你。”

对付了半天，何老三这才明白，刚才的大姑娘就是银杏口中的燕燕。他吐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又有什么事？”

阿牛哈腰道：“刚才管粮仓的李头告诉我，要你去一趟。”

何老三似乎烦透了，瞪眼道：“去干嘛？”

阿牛搔搔头皮道：“好像……好像，交的粮有点儿短少，

要你去跟他合一合，他说你不去也没关系，他就照实登载，往上报啦！”

唉！又是麻烦，这何老三一定是购粮时，以少报多揩了油，但他腰袋里的东西都搜进了自己口袋，除了一点碎银与一只金葫芦外，没有别的值钱东西啊？

何老三道：“阿牛。”

“小的在。”

何老三道：“你有没有银子？”

阿牛苦着脸道：“小的蒙您提拔，刚从牢里放出来，身上那有银子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啊！”

何老三又气又好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你去同李头打个招呼，说我心里明白，明天就给他送份过去。”

阿牛连连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立刻去跟李头说。”

阿牛走了，何老三已躺在床上，觉得好累。

他觉得这比动手还累人，这一躺就昏昏地睡了过去。

好像没睡多久，又被人吵醒。

“头头，头头，吃饭啦！”是阿牛的声音“李头那边我已说过了，他很高兴，说等你到明天中午。”

何老三唔了一声道：“你走吧！我要睡……”

“那小的把饭菜留在桌上，小的告退了。”

何老三最后是被人压醒的。他倏然感到喘不过气来，一惊起身，眼前却是一个女人，桌上亦点了灯火。

何老三揉了揉眼睛，才看清对方竟是银杏。

只见她轻佻地笑道：“你不吃饭就睡觉，分明在外面花够了，精神不济，对不对？”

何老三忙离开床铺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银杏道：“刚到亥时，怎么啦？”

何老三苦着脸道：“姑奶奶，你不要再来找我好不好？”

银杏大嘴巴翘了起来，作色道：“甯！以前天天要我来找你，现在又不要我来，是不是玩腻啦，想玩新鲜的？”

何老三忙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小姜已警告过我……”

银杏咯咯笑道：“小姜又怎样？他不过靠马屁功夫，在堂主面前做个应声虫，我只要在堂主耳边咬个耳朵，他就吃不完，兜着走。”

莫非外役堂的堂主跟她也有一手？何老三觉得这种关系太复杂，自己必须去繁就简，他装出苦笑道：“大家都是兄弟，姑奶奶，你不要这样逼我好不好？”

银杏作色道：“我干嘛逼你？你臭美，凭我要男人，后面可以排队……”

“不错，银杏姐，那你干嘛到这里来排队？”

话声从门外传进来，接着人也出现了，果然是那大辫子姑娘燕燕。

银杏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他跟你已约好了？”

燕燕笑了笑，道：“我是奉夫人之命来的，银杏姐，你咬堂主耳朵的消息，要不要我去禀告夫人呀？”

银杏一顿脚道：“算你厉害。”

她气得转身就扭着屁股走了，临出门还重重踢了木门一脚，再碰的一声，重重关上，几乎把木屋震垮。

何老三嘘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总算你赶来了，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应付呢？”

燕燕仰着头，一哼道：“从前你又是怎么应付她的？我不来，你一样可以用老方法应付她呀！”

何老三打躬作揖道：“小姑奶奶，你就少挖苦我好不好？夫人那里到底怎么样了？”